

站立峰头 不到有人

——竞拍杂记(上)

段华

说起来,自从我着意收集有关孙犁先生的资料以来,苦心搜罗,历经阴晴冷暖,春夏秋冬,至今已超过四十年。

其间有高兴,有欢乐;有寒心,有激动;有憧憬,有失望。得到的激动与失去的冰冷翻来覆去交织,如过山车般让人倏忽之间升到顶峰,猛然又降至谷底,呼呼隆隆,嘈嘈杂杂。不是吗?得到一些资料高兴得好久走路都脚下生风,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怅然若失,茶饭不思。最痛苦的莫过于参与竞拍却最终失之交臂,那会让我在心里生出长久的叹息,且不说当时就会彻夜难眠,独酌至醉。那些失去的拍品,是否能听到我渴望的心跳、深情的呼唤?

最早我是在天涯社区上参与书友自发组织的竞拍。有书友在社区发帖,问大家孙犁先生的作品集什么价位愿意收,网友们就在评论区跟帖出价,最后谁出价最高,那本书就归谁。

其后不久,孔夫子旧书网、布衣书局陆续上线,逐渐形成了网上竞拍的气候。再后来,各种拍卖在网上多了起来。孔夫子旧书网最初的拍卖价格并不高,有孙犁先生签名的一册书一两百元,一封短筒四五百元。

人经常是在吃亏中总结教训、悟透道理的,不吃几次亏,根本想不透其中的门道。例如,我参与竞拍一两年后,孙犁先生的书信、作品集价格直线上升。圈内也大都都知道我,只要我一参拍,马上冒出众多参拍者,价格也被抬上去很多。我仔细研究后发现,这些账号有的是刚刚注册的新号,有的号虽然注册时间很久,却从来只参与我想竞拍的书。

那天早上,参与竞拍一册初版本《白洋淀纪事》的人很多。我因怕拍不到而惴惴不安,感觉刚入秋的天气也灰暗暗、冷冰冰,似乎让人充满绝望。但在这一瞬间,我忽然灵光一闪:昨晚与我竞争的几个网友,该不会是同一个人的“马甲”(通常指一个人在同一论坛或社交媒体上注册的多个账号)吧?我对每个网名查证一番,终于恍

然大悟:好家伙,你的“马甲”还真多。我当即决定换策略,针尖对麦芒,长枪对短枪——立即央求相熟的书友帮我竞拍,我不再露面。那两天里,我有躲在幕后的兴奋,也有点幸灾乐祸地等待价格惊心动魄地往上涨。那是孔夫子旧书网第一次出现初版本的《白洋淀纪事》,也是它第一次出现在竞拍中,我深知它价值突出,早有不少人盯着它。可谁也没料到,我准备出高价到200元的初版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最后竟然仅以40元的价格由书友替我拿下。

我按照这个方法,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从从容容,游刃有余,拍到了不少孙犁先生早期的作品集。尽管每一次参拍都有上阵冲锋的感觉,但那会儿总觉得自己经验丰富,辨识精准,操作得当,经验老道。

所有这些得心应手,在2002年7月11日之后全画上了句号。孙犁先生在这天仙逝,他的作品集、信函也引人注目起来,反映在市场上(线上线下),就是价格像坐了火箭似地轰隆隆往上涨。此后但凡有他的早期作品集拍卖,或是偶然流出一封信拍卖,关注和参与竞拍的人都很多。我总觉得那时的拍卖场像车站、像码头、像机场,各色人等纷至沓来,为着同一个目标奔忙。人挨着人,人挤着人,人推着

人,人扛着人,大家都想达成自己的目标,于是你推我搡、互相拉扯。即便这般拥挤,到最后我大概率能成功突围。而此时,孙犁先生签名的一册书一般要近千元,致别人的一帧明信片以千元计,一两页信函已是数千元了!

这是人们对孙犁先生作品价值认可的标志,是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所做贡献的肯定。这份为祖国文学事业付出的永恒光辉,将与星光、山川、河流、明月、朝霞永远同在。

特别是最近几年,孙犁先生的作品集、信函甚至有关他的片言只语,都成了买家争抢的对象。人们的购买动机说不清是热爱、眷恋还是敬佩,这种疯抢的热度实在让人不可思议,目瞪口呆。

以下是两个例子。

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去世后,他收藏的书开始出现在拍卖场上。在2024年12月21日中国书店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,孙犁先生1981年3月1日下午为姜德明题写的《津门小集》和《晚华集》,要进行拍卖。我委托一个朋友在现场替我竞拍。这位朋友是做古旧书生意的,在业内名气很大,他说按以往的行情,上述两本书至多每册五六千元。我先是授权每册1万元,后来为了稳妥又把授权上限提到每册两万元,然后就放心去办其他事了。

未料过于自信害了我,有人出价超过我给朋友的授权上限,朋友再急也没联系上我,两册小书竟被人以每册28000元的价格拍走,加上15%的佣金,买主总共付出高达64400元!

我为此粗声粗气呵斥自己很久,觉得这个偶然的失误实在让人太不爽、太悲伤。我觉得自己有点大意了。



●百草园
修剪
于昌伟

天然的才能好像天然的植物,需要用学问来修剪。

很多年前的夏天,天气闷热难耐,我和姐妹们去舅舅家串门。舅舅带着我们,走上后山的山坡采薄荷。

吃饭时,舅舅拿出腌好的薄荷给我们品尝。刚入口,我只觉得味道怪怪的,说不上是凉还是冲,并不爱吃。舅舅笑着安慰我,说我这是没吃惯,这可是夏天里最清爽的小菜。

我盛了一碗高粱米米饭,试着用筷子夹了一点腌薄荷,慢慢品尝。清清凉凉的味道在嘴里散开,竟格外好吃。吃过午饭,我们又跟着舅舅在山坡上采了许多薄荷,一边采,一边听舅舅讲薄荷的用处:夏天太阳大、暑气重,摘一片薄荷叶贴在太阳穴,立马就凉快舒坦。小妹那天正好牙疼,舅舅就让她摘片新鲜叶子咬在疼的地方,

不一会儿,牙疼就慢慢缓解了。那时候我才知道,这不起眼的薄荷,不光能吃,还能缓解不适。

长大以后,我对薄荷了解得越来越多。生活里处处都有它的身影:薄荷味的牙膏、清新的口香糖,日常可以

夏有薄荷香

马丽珠

泡水喝、清爽解腻,做菜能去腥提味,还能凉拌、入药。它朴素、安静、温柔,是炎炎夏日里最惬意的清凉。

后来,我在自家小院种了薄荷。薄荷生命力极强,落地就活,春风一吹,第二年院子里就冒出密密麻麻的

新苗,越长越旺。夏天一到,院里的薄荷枝叶繁茂、青翠浓郁,微风一吹,满院都是淡淡的清凉香气。我常常掐下鲜嫩的叶子,焯水沥干,只需拌上香油和细盐,就是一盘干净爽口的夏日小菜。

那年暑假,亲家一家来家里吃饭,我特意端上一小碟自制的凉拌薄荷。亲家母吃得格外中意,连连夸赞,说城里吃不到这么地道纯粹的山野味道。临走时,我装了一些焯好的薄荷让她带回去,把这一份朴素的夏日清凉,送给亲人。

薄荷不挑水土,不需费心照料,静静生长在小院里。它承载着我儿时在舅舅家的温暖记忆,也装点着我岁岁年年的平淡生活,清凉绵长。

星期文库

“泉水与茶文化”系列之三

均推第二惠山泉

李昱坤

惠山泉位于无锡市西郊锡惠公园内惠山寺附近。来到这里,初衷是因为喜爱蜚声海内外的名曲《二泉映月》,特意前来探寻优秀的民间艺术家阿炳的足迹。

到来后也才知道,惠山泉不仅水甘美,而且茶情佳。

惠山素有“江南第一山”的美称,山上其实不止这一处清泉,历史上有着“九龙十三泉”之说。泉水原名漪澜泉,唐朝大历末年(公元766—777年间)由无锡令敬澄开凿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池,其中上池呈八角形,泉水无色透明。

相传唐代陆羽评定天下水产品,列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。随后,刘伯刍、张又新等唐代著名茶人又均推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,所以人们也称其为二泉。

泉池前有供茶人品茗的漪澜堂,苏轼曾在此赋诗:“还将尘土足,一步漪澜堂。”

惠山泉名不虚传,水质优良,甘美适口,实乃泉水中之佼佼者。其原因是地下水从地层中涌向地面时,水中杂质多在渗透过程中除去。相传唐武宗时,宰相李德裕很爱惠山泉水,曾令地方官以坛封装,驰马传递数千里运至长安,以供其煎茶。

唐朝诗人皮日休为此将之与杨贵妃驿递荔枝之事相比联,作诗讥讽:“丞相常思煮茗时,郡侯催发只嫌迟;吴关去国三千里,莫笑杨妃爱荔枝。”

到了宋朝,二泉水的声誉更高。苏轼向人推荐:“雪芽我为求阳羨,乳水君应饷惠山。”

泉畔建有“二泉亭”,泉池旁的大石上,镌刻着“天下第二泉”五个大字,由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所题。清乾隆帝南巡时,不但到惠山泉品水饮茗,而且诗兴大发,赋诗一首镌刻在惠山泉前景徽堂的壁上。意犹未尽,还御封其为“天下第二泉”。

宋熙宁六年(1073年),苏轼外放杭州期间,拜访惠山钱道人,品鉴小龙团茶,登顶远眺太湖,在《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》中写下:“独携天上小团月,来试人间第二泉。”

相传,有人问苏轼为何不寻第一泉的泉水泡茶,苏轼笑答:“各地都说自己的泉天下第一,唯独不与惠山泉争第二,这个第二是实打实的,不如先寻第二泉泡饮。”

有一次苏轼请求无锡县令焦千之,希望能寄送一斛惠山泉水。这不仅因二位诗人都是欧阳修提携的同道中人,更因焦千之新寄来了上好团茶,让苏轼心生向往。

在苏轼的心目中,如此珍贵的茶叶,若用普通的水来煮泡,岂不在浪费其山野气息与本真特性?

苏轼深知,好茶需配好水,才能发挥出真正的韵味。而惠山泉水,无疑是好茶绝妙的搭配。他期待着能与惠山泉水共度一个茶香四溢的午后。